國朝寶鑑 十九

英宗

國朝寶鑑卷之五十七

英宗朝一

英宗至行純德英謨毅烈章義弘倫光仁敦禧體天建極聖功神化大成廣運開泰基永堯明舜哲乾健坤寧翼文宣武熙敬顯孝大王諱昑字光叔甲戌九月十三日戊寅誕降于昌德宮之寶慶堂在位五十二年丙申三月五日丙子昇遐壽八十三葬元陵在楊州

景宗大王四年甲辰八月乙未二十五日景宗

大王昇遐于昌慶宮之環翠亭越六日庚子
王世弟即位于昌德宮之仁政門先四日禮
曹進嗣位節目 王世弟却不受議政府率
百官日三還納承政院司憲府司諫院弘文
館送請猶不許及成服日院相李光佐至廬
次前懇請冕服 王世弟涕泣伏于苫終不
許光佐呼中官白 慈殿請自內勸進 慈
殿以手札勸進於是 王世弟始服冕却輿
步至御座下猶哀號不陞座曰予昔侍 寧
考於此殿今何心登御座乎哽咽不自勝左

右皆泣光佐等縷縷懇請良久乃即位尊
惠順慈敬王大妃金氏為大王大妃王妃魚
氏為王大妃冊嬪徐氏為王妃告廟受賀頒
教大赦 上 肅宗第二子誕降前三日有
紅光亘于東方其彩玲瓏白氣罩其上是夜
宮人夢白龍飛入寶慶堂已而 上誕降有
文在右腕如龍蟠者九自幼動靜云為儼如
長者每進見于 肅廟跪必危坐不命之退
不退事 仁顯王后至孝嘗取苑中百花手
自釀酒進于 后后極加讚賞時 上春秋

纔五歲也在潛邸騶率甚簡行路不知其為
王子也及嗣位將受寶於殯殿當是時宦寺
宮人尚多尚儉必貞之黨肆詆不道之說極
甚凶悖至以寶盝擲之階隅寶鈕鈌裂聲徹
御次 上聽之晏如若無聞也九月承政院
請名政府公卿議定標信所刻押字 上謂
李光佐曰予所用花押即 先朝所賜寶墨
尚在予何他求光佐曰何字也 上曰通字
也仍命寢會議○上以魂殿永徽殿祝文稱
號無可考據命春秋館考出 仁宗明宗實

錄于江華則 明宗告 仁宗祝稱皇兄稱
孤弟而永徽殿屬稱未有明證 上命弘文
館博考弘文館奏曰取考昭代典則皇明
世宗皇帝稱 武宗皇后為皇嫂生既稱嫂
祝辭宜無異同但 上自為之稱終無可據
之文也命大臣禮官博議領議政李光佐奏
曰殯殿告文屬稱固當依 明宗實錄稱孤
弟皇兄而至於 端懿王后稱嫂則可也自
上稱叔則不可也 上曰 明宗之稱孤弟
何義光佐對曰當時 中宗喪制未畢 仁

宗昪遐故稱孤弟也左議政趙泰億曰杜氏通典中晉時有以哀嗣稱之者但三年內稱哀可也三年後稱孝未知如何也 上曰魂殿則稱弟永徽殿則稱嗣不免斑駁今若遵明廟故事而稱皇兄倣皇朝典禮而稱皇嫂用東晉之文而內外殿幷稱哀嗣則尊周法祖兩得之矣光佐曰三年內稱哀嗣三年後稱孝嗣可無窒碍或者以哀嗣嗣王兩嗣字重疊為未安然哀嗣之嗣嗣續之義也嗣王之嗣承嗣之義也 上命問議于贊善鄭齊

斗齊斗議如光佐言於是魂殿永徽殿祝遂
稱哀嗣嗣王臣三年後稱孝嗣嗣王臣○大
司憲李明彥言　顯宗大喪禮曹判書張善
瀓行呼復禮故庚子國恤時使禮曹判書李
觀命呼復而觀命以為善瀓外戚故雖行此
禮實非宗伯之任也終不行之而當時未有
非之者宜考禮定式　上以問右議政李光
佐光佐對曰五禮儀使內侍呼復喪禮從先
祖　上命今後一遵五禮儀○時　上有疾
猶親行朝夕哭奠內醫院都提調李光佐力

請攝行　上曰皇明　仁宗臨祭有疾而不
從羣下攝祀之請況朝夕哭奠乎光佐苦争
上雖勉從既數日復親行之尋以手臂麻痺
受針醫言針忌哭泣諸大臣迭請停哭終不
許○禮曹判書李真儉言公除已過宜尊
私親號　上以問李光佐光佐請就　先朝
爵號加以大字　上曰毋以子貴先儒有言
然孟武伯問孝孔子曰無違　私親平日小
心謹慎必安於　先朝爵號予以小心謹慎
報　私親得比於仁嬪故事不亦可乎光佐

曰自古帝王每於此等義理不能明辨而今
殿下洞然昭析此羣下所以感服也然建祠
官享增墓道置守戶當一依仁嬪例也 上
可之仍謂光佐曰祠宇因予不肖過三年未
建然今歲飢民困國有大葬可待因山後民
力稍紓也光佐復請增設象石 上曰象石
不必增設聞 宣祖朝仁興君母靜嬪墓有
神道碑云予亦欲樹神道碑於 私親墓然
伐石恐煩民力可令有司厚其價買之也仍
誦小學雖欲孝誰爲孝之文嗚咽不成聲○

舊例公除翌日必開政是日適值國忌齋戒
上命過國忌後開政右議政李光佐使卜
相光佐進曰　王妃父母封爵重矣雖公除
前封贈未為不可而伏聞有姑待開政之教
亦太遲也請於枚卜時封贈焉　上曰歷考
前史有以某為司徒某為司空亦可以觀其
治也國舅封爵并舉於枚卜非足為後人觀
也差有先後庸何傷乎○教曰孤誠孝淺薄
五年之內再遭天崩之痛否才薄德叨承是
位國事岌嶪生民倒懸將何策而拯溺耶近

因八路失稔民無朝夕之資侵徵身布或至隣族白骨甚者一人兼一門之役哀我蒼生生無以安堵死未能免役　兩朝顧恤之赤子其將盡劉言念及此食豈下咽廳名良役意非偶然而一月二月迄無了當咨爾中外臣僚體　先朝愛民之意念予心腹之辭以國事艱虞為肺腑之疾生民困悴為一己之事則私意盡祛公心復明宋賢西銘可為今日之藥石上自卿宰下至字牧若有救活之策須盡其意勿孫至望仍命承旨代撰宣布

中外政院請毋代撰以所下絲綸播告之
上不許政院三請始許之○領議政崔奎瑞
自 肅廟時退歸田里屢召不至及 大行
朝入相陞至首輔而亦不至至是始赴國哀
右議政李光佐白于 上請留之 上曰予
不以職事相待但願一見其面昔嚴子陵雖
不在朝能以一絲扶漢鼎若此之人雖不仕
其效則大予欲令野服入侍也於是夜開城
門遣史官傳諭辭旨懇惻奎瑞上疏言雖付
西樞猶是原任大臣不行於 先朝而行於

今日非所以終 先朝廢仕之義也乞賜奉
朝賀三字御以開進身之路 上不許趣命
入臨殯殿奎瑞遂造朝以軍御肅拜 上召
見命除曲拜慰諭備至問以當今急務奎瑞
請冊封 世子擇師傅輔養 上曰差待因
山可以冊封奎瑞力請致仕 上乃許之○
始行次對自 肅廟季年至 大行朝皆以
違豫罕行次對至是特命行之謂諸臣曰古
語不云乎接賢士大夫之時少親宦官宮妾
之時多予以否德恐墜付托所望者惟輔相

與諸臣之恊賛而已然不誠無物予固當一念戒懼而諸臣於國事不能視若己事則何能有為張横渠云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為國之道要不出此○教曰予幼時仰覩　肅考雖深夜亦必酬應公事每以夜皷三下為節自　聖候違豫始限以夕鍾今予何敢自逸自今公事雖夜深亦入之若邊報緊急者勿拘更皷○下教飭京兆五部曰無家者相貰勢所不免而士夫與士夫相貰常漢與常漢相貰則亦何妨但士夫奪入常漢家而初不

給價及其現露則乃稱貫入至有僞成貫文
圖免奪入之罪人心之不淑誠爲可駭此後
如有犯者依 先朝受教隨現嚴繩○冬十
月 上謂承旨曰章疏間過大之語宜飭之
對曰 聖教所謂過大者何事也 上曰如
聖明等字及天地之稱日月之云是也雖不
爲此顧何損乎右議政趙泰億曰光武禁章
奏浮辭蓋出於不自滿假之意今 殿下命
言語文字之間不稱聖字自謙之德不勝欽
歎○摠護使李光佐白 上曰新陵寀山之

衆塚掘移乎平土乎 上曰局内固不可不掘移而若案山相望之地掘移之無乃不可乎遂命光佐相視光佐還奏曰衆塚纍纍幾千萬計亦多有竪石者 上曰生者且恤況死者乎曾於陵幸時見路傍羣塚率皆夷之或毁其階砌心有所不忍況許多塚乎不必平土亦不必拔去石物也光佐曰議者皆以為石物不可不去 上曰勿為已甚可矣光佐又言局内水田當陳廢者甚廣自户曹例給半價民必稱寃 上曰或田或價從其願

優給之俾不至有寃也○命議行蠲減之政領議政李光佐啓虎贖木蓋欲逐年獵虎為民除害以其皮充用於進貢方物而不得則代捧米布貿皮充用然廣野無林藪之邑不可捉虎而亦令納布且其布極細故以錢倍徵此可罷也 上曰初雖出於為民除害然捉虎未易勒徵米布則為害反甚於虎其罷之光佐又啓惠民署為都民醫藥而設典醫監為朝臣醫藥而設設置之意豈不甚盛而朝臣不得服典醫一貼藥況都民乎人蔘唐

材之價自惠廳劃給使久任掌之所謂久任即提調之私人使得沾丐者也豈可使百姓粒粒辛苦之物浪費如此乎此可罷也 上曰惠民典醫之名則美矣孔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安知他日不有因其名復其舊者乎其勿罷○忠清監司宋寅明辭陛 上引見謂曰湖西乃士夫之淵藪道内必有人才卓異者而我國每以門地取人規模未免狭小雖草野側陋之人亦須捜訪不待應薦之時随即狀聞○行台對檢討官金弘錫論空

名帖發賣之弊曰皇明時募民入粟稱以義民至有旌閭復戶之舉既不免賣爵則無寧爲義民募粟之政也 上曰若民自感動慕義入粟則可矣而自官募粟勒加義字則是賣義也賣義之弊甚於賣爵不可爲也○左議政柳鳳輝言闕外禁標之內痘患方熾請令漢城府搜出之 上曰頃者禁中亦有痘疹領相力請出送而予不從焉況禁標之內乎搜出之際必致紛擾其置之○十一月有雷異 上下教曰上天示警何爲而發也究

厥所由咎實在予修己之功有未能歟虛受之量有未盡歟自奉之節有所侈歟待臣之道有不誠歟賢人在野未能收用歟窮人抱寃未達九重歟朝象不和感傷天氣歟公議壅閼私意縱行歟八條之外以著見者言之生民倒懸如在水火黨錮日甚干戈相尋民將盡劉予誰與為君東京黨禍前轍較然言念及此丙枕何安何以則民將安居何以則朝著自靖宜自政府廣求直言其言剴切予當嘉納言雖過中予不為咎嗚呼災實由予

今當自省之不暇何以責人而亦豈無交相儆戒之道哉位在廊廟之人擧直措枉務公祛私方伯之臣廉白自持黜陟惟明一循公心則國事可做民生可安嗟爾羣工體予至意欽乃職事○封 王子(真宗大王)為敬義君

上謂李光佐曰敬義君之宮今當新設而四宮外又有一宮晝給土田則地部元結損縮為民弊必矣王者無私財予既承統何論私第私第所有皆當移於新設之宮也光佐對曰自潛邸入承大統則例以舊宮為本宮而

今 殿下為慮經費以舊宮之田民第宅皆
移於新宮此千載所未有之盛德也○忠清
道儒生洪得一等䟽論金一鏡睦虎龍凶逆
情節且引墨縗臨戎之義請 上親鞫 上
遂親鞫一鏡虎龍謂領議政李光佐曰鏡虎
家文書纔已搜来而同朝親舊之書札往来
無足怪也不必下于鞫廳亦不可留中依漢
光武故事其盡焚之光佐對曰此盛德事也
○十二月葬 景宗大王于懿陵先是禮曺
進發靷返虞時奉辭祗迎儀節 上曰奉辭

郊迎乃古禮也而今玆新陵距京不遠奉下玄宫亦在其日今若只哭於門外未能隨詣則哀痛之懷何以自抑仍詣陵所哭辭玄宫翌日當復郊迎矣諸大臣皆以爲 列聖朝所未行者盖爲宗社萬全計也屢請寢隨詣之命李光佐率卿宰詣賔廳累啓 上曰帝王匹庶名分雖異孝悌之道本無二也古語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卿等豈不恕諒乎翌日光佐又率百官庭請八啓宗臣等亦庭請終不聽光佐等啓請于 慈殿慈殿下教懇

止之 上涕泣勉從

乙巳元年春正月教八道兩都曰予曰使民以時雖有勸農之教不使民以時民何以專意農事乎雖常年猶不可忽況當荐飢將何以救都民之飢活邊氓之饉念及于此忘餐忘寢咨爾方伯之臣體予此意凡諸擾民之事一切禁斷使之安居作農○教曰朋黨之弊未有甚於近日一邊之人盡驅之於逆黨刻而又深流而復竄其中豈無抱寃之人予我國偏小用人不廣而至於近日所用罔非黨

目之人如此而合天理之公服一世之心乎彼攻此擊公言枳塞混舉忠直之人并驅罔測之科朝著何時乎定公議何時乎開今當歲籥重新天人一也豈無革舊勵新與歲俱春之意乎被譴之人令金吾參其輕重與大臣登對䟽釋銓曹蕩平收用咨爾羣工祛黨習務公平鼎席體蕭何薦曹之志銓衡學伊尹撻市之義欽哉予言保我邦家○上召見守令之辭陛者諭曰生民休戚係於守令百里治民所任不輕爾等體朝家恤民之意勤

課農桑至如此關異於他道而昇平日久民不知兵戎政另加申飭無忽古人安不忘危之戒也○上將謁懿陵藥院以春寒尚峭請退定期日 上曰記不云乎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況因山之時既不得隨詣則歲新後豈忍不即展拜乎終不許○命除壓膝刑 上親臨訊因有司請施壓膝刑上曰昔漢文帝除肉刑唐太宗觀明堂圖以為人之五臟係於背遂除笞背法我朝 世宗亦除笞背此盛德事也雖律之所載若其

已甚者亦可除也況壓勝無於律之律乎自
今其永除之○上御召對侍讀官申昉曰隋
文好禨祥小瑞故王劭務飾靈感志在媚悅
人君有嗜好則小人乘機蠱惑以至於亂亡
人君嗜好不可不慎也 上曰然隋文好禨
祥漢光武好赤伏符禨祥符讖大小雖異其
無學術一也 上雅不好禎瑞有異草生於
苑中其莖九穗其色紫青掌苑者採而獻之
曰此靈芝也 上曰從古帝王好禎瑞自以
為吾之聖德致此嘉瑞予每讀史心竊恥之

予令以此為瑞則四方之獻瑞呈祥者將必紛紜與古帝王之好異瑞者何異哉遂却之

○三月戊午冊 敬義君為王世子告廟頒赦 上謂春坊官曰昌慶之東有小齋即

孝廟冑筵之所今為春宮講堂名其齋曰莊敬取表記中語也其作序進之導我冑子之學

○復故領議政金昌集左議政李頤命李健命右議政趙泰采官爵遣官致祭故判書李晩成等諸臣皆復其官初 景廟有疾無嗣昌集等諸大臣白 景廟稟 慈殿冊

上爲王世弟賊臣柳鳳輝趙泰耉與金一鏡
等相先後投䟽搆揑昌集等欲以危逼儲宮
遂嗾睦虎龍起誣獄肆行殺戮而昌集等諸
大臣及晩成等諸人皆被慘禍至是右議政
鄭澔上劄請閱伊時獄案已死者伸之在謫
者放之　上批曰四大臣之被寃尚忍言哉
倡之者賊鏡應之者賊虎若非　先大王深
仁厚澤則其事端奚特此而已雖然玆事重
大不可以一批决之大臣二品以上三司會
賓廳詳閱鞫案後登對稟處及諸臣入侍

上曰大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今之元惡無過
乎一鏡與虎龍締結和應誣張大獄斬伐狼
藉肅廟倚仗之大臣任使之諸臣一並屠
戮其他杖死之人不可勝數天壤之間至冤
盤結能無和氣之感傷乎此今日所以不得
不有昭雪之舉也然若因此又加誅戮則此
非伸雪也乃報復也卿等體此意務恢公平
遂命四大臣復官致祭尋又下教曰四大臣
以體國之誠歷事　兩朝末被逞毒者之害
至今傷痛今處分既定四大臣所被慘誣亦

已盡雪矣但遵 先朝之遺意抑亦 大行
朝寬仁盛德之心必欣悅於冥冥之中此非
特有辭於今他日亦將有歸奏 兩朝之言
已爲復官即令賜謚於是贈金昌集謚曰忠
獻李頤命曰忠文李健命曰忠愍趙泰采曰
忠翼復因儒疏建祠西湖賜額曰四忠祠○
夏四月右議政閔鎭遠奏曰宮人之只選內
婢不侵及良家者 先朝德政也近聞閭里
間選取宮女致有怨言云矣 上驚曰予則
不知也 先朝之不選良家女盛德事也良

家女為其父母之所辛勤長養一朝幽閉深宮豈仁政乎今宮女數少縱不能效唐宗之放出顧何可益其選也遂命拿問中官杖配宮奴○五月備邊司啓言司饔院御器燔造柴山潛斫人論以盜園陵樹木律 上判曰此有張釋之之定論斟酌改定可也刑曹覆奏諸道強盜罪 上教曰好生惡死人孰無是心而迫飢寒困侵漁不自覺其陷溺至此此皆予教化不行而然也按事之臣宜體曾子哀矜勿喜之文酌量遄決毋令久滯囹圄

也仍命頒飭八道兩都○六月太學生鄭椂
等上疏討趙泰耉柳鳳輝崔錫恒李光佐趙
泰億等罪語多切直　上召椂嚴責椂抗言
不撓　上怒甚擲疏於地天威震疊罪將不
測椂不少屈奏對愈益剴切　上為之少霽
威怒始命島配旋又　下教曰觀疏儒咫尺
嚴威之下無少撓屈三百年培養之效可見
矣昔　成廟朝自大內行神祀於泮宮泮儒
驅而逐之　成廟喜曰士氣如此吾復何憂
今於椂等嘉其不屈特為還收島配之命仍

賜温批○秋七月咸鏡道永興儒生鄭弘濟
等上疏言本府黑石里即 桓祖舊邸 太
祖誕生之地而荆棘蕪沒尚無封築之典
上曰 列聖駐蹕之地亦皆標記況 太祖
誕降之基乎其在追慕之道不可少遲其令
立碑建閣○是月大旱 上親禱于社壇又
將禱于太廟禮官奏曰國恤三年内謁廟非
禮也 上遂寢其命將親禱北郊禮官又言
北郊無親禱之例 上曰五禮儀有嶽瀆親
祀之文大明集禮又有分祭天地于南北郊

之禮 先朝甲申亦以特命躬行農壇之祀顧不當法耶遂幸北郊禱雨既祼大雨冠服盡濕 上不懈益虔○八月筵臣有以五軍門各該司皆有拘留間為言者 上曰 先朝既革内需司獄况諸法司乎若有可因者自有典獄而别置私獄事不當爾也此後三法司諸軍門拘留間另飭革去○削睦虎龍等偽勳告廟頒赦教文曰向年之事尚忍言哉奸凶堵立謀計憯巧搆成大獄草薙士類苟求其心之所抵極蓋不但止於是而已玆

將前後事端洞泝源委以布諭于有衆其尚
明聽之無諱洪惟我　肅宗大王仁明剛大
天命自度其於斯文之事倫義之重尤兢兢
致意肆辛巳丙申兩處分至正至嚴可以建
天地不悖而惟彼凶黨之心與此背戾安得
無怵畏疑駭之心耶蓄憾積怨思欲一逞而
未有會也　先王初年儲位見虛人心靡依
深惟宗社之重爰策眇末之身奸黨乘此時
肆其凶圖冒嫌之言為其張本疑惑之說繼
又危動與夫夜半叩閤北門潛入之事其意

至凶其計至密至於天無二日之語陰移天位之云尤極慘毒弑之逆鏡驅率六賊倡上凶疏作前茅於外妖儉以鏡羽翼陰斡密機爲蠡蠹於內表裏煽僞禍迫須刻幸賴 先大王友悌篤至不得逞志儉先就戮自是之後凶逆之儔大生疑懼遂乃嗾虎賊亟上變書書中誣及予身語極陰慝指意所注路人亦知且其上變不先不後必於使价旋還之翌日則渠輩肝腑於此益露矣獄事纔起庭鞫有命則慮其奸之易透汲汲求對移鞫

本府操縱伸縮唯意所欲而又請勿問勿書置予於黯黮之中仍復剏出三手之說所謂三手一則劍一則藥一則乘喪矯旨也劍則不過以折澀之常刀謂之匕首藥則其謂買之者姓字違舛用之者日月錯盭至於矯旨云者以出森為忠兵作大闕挨而代捘者又擬出外則其書自歸破綻又徵出宮城扈衛之說作一肯綮而其謂同議之大臣實亦出疆已久則構虛揑無之狀於此益自彰著彼輩所指以為逆者輒稱三手惟此三事率皆

無所着落其稱欵者又多強押於死後自古以來亂獄何限豈有如許虛罔之獄事乎嗚呼四大臣以 先朝舊德不顧一身之死生惟務殉國而盡忠臨危定策丹忠炳然此可與伏節死義者比論至於枉罹慘酷衷志不變者亦皆貞亮忠藎之臣而備加滲刑次第殄戮天下寧有是耶尤可痛者稱以討逆至録虎賊於勳籍強要千乘之尊乃與賤隷同歃盟盤之血侮弄君父矯誣上躬略無顧憚至於逆鏡所撰文字中鍾巫蹀血等語愈益

凶慘窮凶極惡胡至於此盖其設心造意實在於揑成罔測之案盡殺保護諸臣因以作上侵之階以快其原初陰計而乃若門生國老之喻其旨意悖慢尤非臣子所敢道者嗚呼忠賢騈命國脉斵盡剪焉有傾覆之勢予身亦在朝夕危凛之境向微我 祖宗默佑於上 先大王至仁盛德有以全安而扶翼之則予安得有今日乎惟我 先大王慈仁愛人好生之意藹然於絲綸之間當兩大臣之被極禍也既降還收之音間以災咎頻命

疏放 聖意所在即此可見向來禍變雖靡所不有豈以此貽累我 聖德肆追 先王遺意既命伸故相臣金昌集李頤命趙泰采李健命之冤復其官爵賜以美謚李曉成洪啓迪金雲澤民澤金濟謙趙聖復李弘述尹慤白時耉李尚䕒金時泰等還其職牒超贈爵秩逆賊金一鏡睦虎龍等並依法正刑李師尚姑從末減之律參酌處絞革罷扶社功臣收其錄券其餘凶賊或竄黜或囚鞫誅討之典雖姑稽於今日逆順之辨庶可慰於神

人咨爾中外臣庶咸知予意斥邪扶正永肩乃心以保乂于邦家於戲伸寃討罪遹循天理之公開國承家永絶小人之禍云云大提學李宜顯撰也 上以其文暢語詳特命錫馬○賛善金榦承召造朝請以軍啣入對上許之遂召見榦進袖劄陳七事一曰講明聖學二曰輔導東宮三曰昭揭大義四曰叙正彝倫五曰繼述 先志六曰培養人材七曰接下以誠 上褒諭之仍握手勉留及退使兩黃門扶掖以出○吏曹叅判李縡以屏

田野至是来赴國祥將歸 上召見勉留之
綷曰臣於肅廟朝已乞終養既退者其可
復進乎仍請敬天謹獨清心寡慾保惜精神
居喪盡禮抄選正士早教 東宮革奢侈汰
冗濫罷彰義宮折受以示無私之德痛遠近
習以嚴宮禁 上嘉納綷又請廣開聰明恢
拓心胸勿以察察為明煦煦為仁積誠意以
招巖穴之士擇宮官以存養正之道極選師
儒之長以培養士氣 上曰眷眷至此當益
加體念○上嘗於夜對謂講官曰七情人所

不能無者如顏子之亞聖孔子亦以克己復禮爲戒盖工夫不盡則未必不爲七情所使也人皆有本然之性然善惡是非之際私意橫侵則不自知之予於處事之時不覺其非事過之後始知其非此曾子三省所以爲用工之要曾子猶然况凡人豈但三省而已乎

○冬十一月立崇節祠享晋大學生董養唐大學生何蕃宋大學生陳東歐陽澈初 肅廟曠感於何蕃等諸人之氣節特命建祠大學傍享祀之因歲歉未克建至是祠成賜額

曰四賢祠又書下流芳我東四字命揭之○
教曰今年灾荒三南特甚每思南民丙枕何
安玉食豈甘國家連有大故各宮朔膳米雖
不能盡減隨其多寡内需司減三百石於義
宮減二百石彰義宮減一百石而三南各給
二百石以補賑資又教曰邊情雖值齋戒出
納例也賑救之緊急何異邊情此後凡係賙
賑事勿拘齋戒一體出納○召對臨罷 上
使中官擎出紅橘一盤曰 先朝待銀臺玉
署甚厚數賜内醞御饌今則異於常時故以

進獻物賜之可取去也諸臣皆懷橘而退○夜對 上因文義謂講官曰所謂勤者一心戒愼是已若徒規規於末節細事非勤也必勤於所當勤然後方可以得其要秦始皇之衡石量程隋文帝之衛士傳餐亦謂之勤可乎予所謂勤以心學之勤言之爾時天甚寒承旨請於臥內召儒臣講 上曰人情嚮晦易倦正衣冠庶幾振發精明也 上燕居未嘗臥看文字曰書中天與 祖宗之稱豈敢以便服臥看乎

國朝寶鑑卷之五十七

國朝寶鑑卷之五十八

英宗朝二

丙午二年春正月下綸音于八道兩都飭勸農恤民○上親祈穀于社稷初領中樞府事閔鎮遠言 肅宗乙亥大歉親行祈穀祭自是歲稍登 上曰 先朝精誠格天遂致年豐予則何敢然然在予靡不用極之道可遵承不懈也及是年上辛前一日 上詣社壇具翼善冠黑圓領袍玉帶黑靴行祭如儀是夜寒氣懍栗烈風捲地輿祭諸臣皆呵凍側足

上不御煖帽徹曉凝立始終無惰容禮畢改
視事服還宮○承旨言清州偷盜罪人八名
連斃獄中 上曰彼盜賊亦豈樂為哉困飢
寒困良役為是逃生之計究厥所由罔非寡
躬之咎既使之陷於惡又從而治之予每見
啓狀未嘗不慘然也其飭諸道監司討捕使
○改作太廟時 景宗將入廟而太廟世室
增益窄狹不能奉新室命拓其東翼室以補
之將移安 上以黑袍玉帶詣太廟行望廟
禮又將奉審禮曹以方在諒闇不撰進儀註

上曰大臣收議不有奉審二字乎遂奉審以次奉十一室分安于慶德宮之爲善堂抱和堂資政殿仍隨詣行祀以視事服還宮及四月廟成還安亦如之宗臣等以 太祖後重建宗廟請稱慶 上曰君臣一心謹守 祖宗成憲使深仁厚澤浹民肌髓勝豫大之舉遠矣何庸稱慶也○臺諫春坊疏請展謁明陵 上以諒闇中禮制有礙命大臣議盖國恤三年之内新陵可以白袍展謁而先陵禮有所壓當有變服之節也領中樞府事閔鎮

遠議曰禮莫大於居喪人君繼序之後展謁
宗廟禮之大節而亦必待終喪其他可知也
先朝居憂之時嘗有祈雨迎勅之舉或急於
憂民或壓於事大蓋不得已之權也今之議
者以為墟墓與宗廟有間而既行謁廟之禮
則謁陵之禮獨不可行乎此似然矣而初謁
宗廟之大禮節猝行於廟中有事之日雖引
朱子墨縗入廟之言以私家變禮為人君之
證者未見其襯貼也又以為今日居憂之節
有間於 肅廟之甲寅乃以常情之私昵定

國家之大禮實未知其何說也　上命待秋
謁明陵以八月後懿陵制畢也○二月　上
語筵臣曰頃因內司所報甑山廢堰使本官
打量以屬內司今見平安道臣狀啓龍岡縣
令趙顯命為查官論報言甚激切或慮予之
有所左右顯命曾為宮僚因文義輒有眷眷
之意身雖在外心不忘君分付道臣使之還
屬百姓以曉予意也○教曰予觀　先朝嶺
東監賑御史所進飢民圖其匍匐就賑者慘
不忍見至於悍吏督促田稅之狀尤慘惻痛

駃今之三南飢民何異於斯觀圖念民當寢
無寐三南尤甚邑還上身布最久一年條全
數蕩滌其次折半大同徵捧之際悍吏各别
禁戢不然烹阿之鼎我東獨無乎以此分付
廟堂○上憂勤庶政蚤夜未嘗暫息藥院都
提調閔鎭遠奏曰 殿下以有限之精力晝
夜孜孜以傷天和願休養精力為久遠之圖
上曰予豈以今日朝廷謂之無人而獨任萬
機哉曾在 先朝積年侍湯伏見聖躬勤勞
益致傷損至今思之不勝痛泣予其敢懷自

逸耶公父文伯之母所謂沃土瘠土之云其
言甚善蓋學問未成安逸之心先生則漸至
怠惰豈不可懼乎向者疝病方劇纔覺吾心
近怠則亦惕然自警矣鎮遠曰為治之道在
乎持大體雖宰相之任簿書期會猶為末節
况人君乎苟能得賢分職揔攬權綱餘外細
務各責所司惟以提掇此心早夜無忘為主
焉 上曰衡石程書衛士傳餐徒勞無益予
豈不知但一欲自便則天理難明人慾易乘
此可懼也○三月大雪時 上候未寧猶親

行敬昭殿寒食祭諸臣力請攝行竟不聽○
行夜對因文義教曰向者大臣以李善行擇
送善地為言予善其言而從之矣凡竄配罪
人乃是欲生之意而近來金吾配所一任其
好惡極為寒心自今以後特教外若擇送惡
地則金吾堂上不免反坐之律奉承傳施行
○行召對參贊官俞拓基曰故例錄用先賢
功臣清白吏寃死戰亡人子孫者寔出於褒
忠勸厲之意而遐裔支孫殆無定限只取其
嫡長而用之宜矣 上曰堯舜之子尚不肖

儒賢子孫豈必人人皆賢乎近来則功臣戰
亡人子孫亦視其形勢之有無而用之予甚
慨然此後只用嫡長先視其為人之意分付
銓曹拓基又請每歲大政前豫令二品以上
或三司以上各薦經術詞學幹辦之才可堪
入仕者生進限三十歲幼學限四十歲以上
方許薦擧後或不法犯贓並罪其薦主上
是其言命定式施行○夏五月右捕盜大將
張鵬翼請對言有咸遇臣者入於譏捕中搜
得謗書二幅所言極凶悖矣仍袖出其書上

之 上覽畢曰虛妄甚矣其供如何鵬翼曰
遇臣言渠稍解病理尚宮內人言於渠曰欲
買毒藥云而其言凶悖宜有設鞫之擧也
上曰宮人輩於予有何用藥之事乎以向時
虎龍事言之若不設鞫鍛鍊則終歸誣告而
已辛壬間事予至今痛惡此等虛妄之類何
設鞫之有乎仍命梟示遇臣於街上使注書
燒其書於楹外承旨李倚天言不捧結案非
法也 上厲聲曰吳起云舟中之人皆敵國
予若涼德宮中之人皆敵國也趣令金吾堂

上馳進街上梟遇臣首承旨馳往監刑右議
政洪致中上劄言其大關後弊批曰虎賊誣
告陷人言猶痛駭今又窮治孟浪之人使聞
於他邦謂予何如主既而教曰三尺國之重
者一或過中其弊非輕日昨遇臣之特命王
法實非一時喜怒之所致此等之類若不梟
示警衆將何以折奸萌而嚴懲惡乎然人主
一事為後世法若行妄殺流害勝言靜而思
之自知過中既悔不改古人所戒咨爾中外
亦須知悉政院啓言刑辟至重必須明白定

式可為方来善圖無論大小罪犯下于有司
具其獄體方為慶斷至於承旨之親自莅斬
刑單之不由禁堂勿復為例著為令甲何如
上從之○召對綱目　上問儒臣曰麗祖名
當諱否對曰雖三代聖君皆不諱名麗祖名
不必諱也　上曰麗祖異於前代帝王我朝
四王皆仕于麗祖當諱其名矣曰並諱諸王
名乎　上曰只諱太祖名可也○六月　上
引見大臣備局堂上教曰秋曹有近四十年
之囚案寧有如此事也昨講宋鑑太祖遣使

洗獄而恤囚此亦仁厚之道也近日沴氣熾
盛獄囚之可疑者必加審愼毋致多年滯囚
分遣郎官使之詳覈以啓○領中樞府事閔
鎭遠因文義奏曰 殿下聰明睿知政事文
辯前世罕比羣下無一人髣髴企及者 殿
下安得不輕視羣下乎辭氣之間率多迫切
之論有欠禮待之道 上曰工夫未盡致有
辭氣之不和予病予豈不知大臣之言可以
服膺也○命講筵並諱顏曾思孟四聖及宋
朝六賢之名○秋七月上 大王大妃殿尊

號曰獻烈 王大妃殿尊號曰敬純追上
端懿王后徽號曰恭孝定穆告廟頒教○閔
鎮遠白 上曰日昨徐命伯首擬初仕而不
受恩點在聖德固有光而府夫人未免貧窶
終為未安其人若不才則使露斗祿置之閒
官果可用則出宰郡邑未為不可 上曰漢
文之不用廣國予嘗非之若避嫌而靳點是
反不免為私意也予意有在卿豈知之乎○
平安監司啓言定配罪人睦天任喪其親請
令歸葬義禁府防啓不許 上曰王者治天

下無他也孝也載法典之歸葬如是防塞豈
不為已甚乎其令歸葬○教曰今觀李秉泰
上疏指予病痛勉戒切至不孤名還之意特
賜虎皮一領非徒取其言實嘉乃心也○九
月左議政洪致中奏曰故相貞愍公安瑭以
己卯名賢酷被芟夷之禍士林悲之聞其子
孫始得墓山於廣州地宜令本道方伯助給
造墓之物亦令賑廳優恤 上可之○賜對
馬島主子圖書初對馬島主以其子彌一兒
名圖書依舊例成給為請東萊府使聞于朝

廟堂覆奏曰島倭情願初若不許則已一許之後亦不當復塞給之便 上可之○知經筵沈宅賢奏曰忠州胎室之加築也石物曳運田穀多傷或給價或蠲役不可無慰民情之道也 上從之仍問胎峯禁標為幾步乎宅賢曰初定二百步今又加百步 上曰大行朝胎室可加清州胎室英宗胎室勿加宅賢以樵牧近逼為言 上曰予若不隆 先烈則雖不廣其禁標何患樵牧之近逼乎○冬十月 上詣敬昭殿親行告動駕祭陪神輦

詣太廟教曰闕宮肅清非闕中比今後大門
之内禁臺臣前導聲又教曰 先朝丙辰年
有未寧之候權就齋殿不得已也今予無疾
神主權安神幄之時何可徑入齋殿乎仍留
幕次藥院請對言寒節露處必損聖體力請
入齋殿 上勉從之翌曉行祔廟酌獻禮還
御仁政殿受賀命諸大臣上殿 上曰一初
之政不可無交儆之道故以三條為一書卿
等往政府頒布八路仍下封書其書略曰予
以涼德受 先王付畀之重夙夜懍慄若隕

淵谷禮祔太廟臨殿受賀感舊愴新追慕益
切噫諒闇之制已訖政予一初之政也方自
勉之不暇而亦豈無交相勉戒之道乎玆以
三條之戒諭諸大夫一戒朋黨一戒奢侈一
戒崇飲三條之外豈無可言者而朋比之習
消則公道可見奢侈之風祛則浮費自省崇
飲之弊戒則本性不喪此三者予深惡之飭
勵羣工咨爾大小臣僚其須知悉毋替予言
○十一月洪致中言東宮廟見之時行步周
旋極其安詳永寧殿以不禀大朝而不許展

拜強請然後始許之冲年操守如此非大聖人姿能如是乎 上曰得體矣○閔鎮遠言昨見政目有後宮封爵且聞有娠云本支百世之慶誠幸誠喜然而可憂有大於可喜聖候之病症積氣此皆重症如忽在色之戒其為傷損當如何也外間傳說此外亦多承寵者云深軫慎疾之道清心寡欲焉 上曰君臣猶父子卿既無隱予亦何隱乎近來內間之事閭巷率多虛傳此外事不待多言而可知也然不加勉則必放心可不為戒乎○

上行酌獻禮於文廟御明倫堂試士敎曰予嗣服後今始酌獻先聖臨雍取士考試之際勿取華而取實

丁未三年春正月 上御仁政門受朝賀下綸音于八道兩都飭勸農○先是禮曹啓言 上辛祈穀如例遣大臣攝行 上曰今年親禱微誠未格穡事未登然豈敢以誠淺未格而懈其誠乎亦當躬行及是 上宿齋於社壇臨祭敎曰爲民祈穀敢自逸乎遂步詣祭所諸承旨固請乘輿不從○上御暎花堂台宗

臣六十三人宣醞射帿檜原君倫年九十三
上待以殊禮倫飲酒醉甚使其子咸平君泓
扶而先出仍宣醞於諸宗如家人禮射帿中
者幷命加資二品以上賜豹皮正三品以上
賜鹿皮而檜原君特賜內廐馬書下御製詩
命諸宗臣賡進○教曰皇明 太祖感鵲巢
外翼而許諸臣歸養我國之遠父母從仕者
特許一年一覲亦孝理所推也其呈辭中但
以久離父母願得歸省為辭則何不可之有
而必以父母病重生前相見為說着父母真

有病則以此措語猶之可也以無疾之父母
托謂有疾者非特奏御文字之不誠亦豈人
子之道乎自今以後呈辭受由者親果有病
依前措辭而如無病則勿爲托辭直請歸覲
也仍命儒臣改呈辭措語○二月 上下別
諭累召經筵官韓元震元震旣造朝 上適
値靜攝未即召見元震遂投疏徑歸於是
上特遣兵曹郎發馹騎追召于中路仍敎曰
予讀史至穆生之去常慨然矣豈意復見於
今乎此予之誠淺也必須更來聽我一敎更

定去就元震乃承命入對 上曰予於學問雖無工夫每事必欲誠實今於待經筵官之禮不能誠實矣經筵官入城之時未即召見予甚慚忸豈可以此邁邁徑歸乎今既更來仍留輔予也元震辭以學淺遂告歸臨發上疏陳正心誠意任賢安民之道 上賜優批諭以亟回長往之心幡然復路○撿閱閔亨洙等白 上曰頃以筵臣之仰瞻有責教而至於史官則各有職掌左史記動右史記言觀於前史或曰上動容稱善或曰上變色史

官若不得仰瞻天顏則何由記之如此乎
上曰頃因李重協事有下教而奏之尊君抑
臣予嘗非之豈可使諸臣不得仰瞻耶古人
云不識君父之面雖臨亂何以知之今左右
史之言可謂無愧古人此後諸臣欲仰瞻則
仰瞻無難也○三月命銓曹錄用王氏子孫
仍下教曰頃者松都留守辭陛時麗朝諸陵
命加守護禁伐而王氏子孫雖孱微豈有不
堪為舊官者乎令留守別薦可用人○閔鎮
遠言五禮儀世子宮陳賀二品以上再拜則

世子答再拜方其答拜時諸臣立受踧踖不
安仍變為交拜然一時交拜便是抗禮比之
立受尤覺不安　上曰予在東宮師傅領相
金昌集左相李健命以立受為未安一時交
拜卿奏如此今後依禮文行之鎮遠又言兩
南進貢青大竹民弊甚多故　孝宗朝筵臣
請減其數　孝宗教曰非但為御藥士大夫
家若非內局竹瀝何以救急病乎勿減也
聖祖美意槩可想也近者內局掖隷輩往往
取全竹而去醫官不能禁請嚴立科條啓稟

重治 上曰 孝廟下教誠盛德事也無論
士夫與常漢非內局竹瀝何以治病只禁其
全竹取去也○上行召對檢討官黃梓奏曰
市井閭巷奢侈無藝古人云奢侈之害甚於
天災豈可一任其僭踰乎請嚴禁之 上曰
農民寒耕暑耘織婦早繅夜績其勞亦已甚
矣及至登場下機盡償於公私逋索食惟糟
糠衣惟垢弊者正如皇明 聖祖之所云豈
不可憐乎每念鄉曲之窮民中夜不寐自不
覺太息矣士夫之奢侈過度者亦多有之而

至於市井之人安坐美食曳縞履絲如是而農民安得不困窮乎予自服闋之後臨朝之時雖御袗衣至於平居未嘗爲過侈之事而侈風如此此莫非予不善導率之致也君有儉素之德然後民有觀感之化苟無躬行之實而徒欲以法禁之則亦不能無弊矣 上素節儉不着紋緞亦不御紬袴所御之衣或多屢澣而至有見絮者進御膳品常不踰數器嘗謂筵臣曰古之聖王茅茨不剪土階三等衛文公亦以大布大帛爲衣治道莫先於

儉予於昔年曾過畿邑見客舍寢帳過於奢濫者即令撤去也○上將展拜于 淑嬪廟教曰每動駕時因軍兵之扈衛民家墻垣輒皆毀撤今後勿毀之地雖狹令軍兵從便排立又 上至廟諸臣成列於廟門之外軍卒環衛於洞巷之口有宮女三人騎馬馳過陪班至廟門始下馬承旨羅學川上疏論其事上賜批大加褒奬特賜皐比○旌大學典僕鄭信國朴潛義閭先是丙子亂起太學諸生皆奔迸四散獨信國等哭入聖廟先奉東西

廡位版及祭器樂器瘞于明倫堂後二人皆
負五聖十哲位版而進士羅以俊具巾服陪
入南漢 仁祖嘉賞 列朝累加褒獎至是
上聞之特命旌閭○教曰嗣服初禁閭家奪
入者使生民安堵之意也死者亦非民乎近
覲上言以山訟者十之八九依閭家奪入借
入貰入之目勒葬誘葬偷葬之類另加痛禁
考律嚴勘而守令亦當拿問都事覆審時隨
現啓聞摇移科罪以示予視民生死無間之
意也○伊川府使南德夏聞親病呈牒請暇

于監營不待題而徑行監司柳復明以其擅
離官次啓罷之 上曰頃以明史鵲巢事已
有下敎矣朝臣有親病則雖在禁直亦投䟽
徑出其在原㤪之道不可罪也遂命勿罷○
下內藏辟瘟新方一冊令五部謄書遍給都
民仍命印頒于八道兩都○筵臣言經筵官
李東之卒宜贈官以寵之 上曰予於山林
之人不欲以爵祿羈縻者盖謂非其願而強
之反有乖於禮待之道也今於身沒之後乃
贈其職是隨生死異禮也何必贈職乎可遣

禮官致祭優給喪葬之需○夏四月　上行
召對有言　先朝嘗畫豳風七月詩以爲屛
軫念民事之盛德可爲法也　上曰　先朝
果有農桑圖繪畫之事聞此言追慕倍切當
賜東宮俾知民事之艱難也○命銓曹甄用
故忠臣成三問朴彭年後孫無姓孫則雖傍
孫與外孫亦訪問錄用○五月扶餘縣監蔡
之洪辭陛　上召見慰諭曰聖人云幼而學
之壯而欲行之山林之人亦豈可忘世今聞
經筵官爲養親赴任云外邑不如京中必須

將父留京出入經筵也之洪辭以蔑學仍陳正心誠意之說 上嘉納翌日行召對講心經特命之洪入侍令陳文義之洪奏對訖復進容諫祛私之戒 上褒以切實仍命進講於書筵○召對講明紀 上曰孔鏞事勝於虞詡矣盜賊之化為良民固在於守令令之為討捕使者治盜之際凡出賊招者一入獄門無生出之人其所以辨別虛實審慎刑殺之義果安在哉當此三南飢荒之時字牧之臣苟以孔鏞之心為心則無告窮民不至於

化為盜賊若不先之以教化專以刑殺為主
則未免為孔鏞之罪人以此意另加申飭承
旨林柱國曰近來人心巧詐亦難專用教化
矣 上曰人心豈盡巧詐乎為人上者若行
教化則皆可為良民矣白骨之徵隣族之侵
誠為今之痼弊守令若不於此盡心則將安
所用其力哉○命革市民玉田沙貿納之弊
先是公用銀器必以燕貿玉田沙磨治而潤
色之或有急時之需責徵於市數斗之價幾
至七八百金至是 上命永罷之○秋七月

上病朝議日激漸失和平遂行大黜陟之政持平趙顯命疏言今所退黜者皆　殿下前日以為忠賢進之惟恐其不亟者也今所進用者皆　殿下前日以為奸邪退之惟恐其不盡者也人之忠邪賢奸自有定質而　殿下照臨之明乃反變化於朝夕者何也臣竊以為　殿下於此初未嘗有鑑衡之平而但以一時之喜怒從事焉耳迭進迭退之際人心世道日益陷敗必至於亂亡而後已恐不若姑以日前任使者因仍存留之為安靜無

事也且夫君之使臣誠禮爲貴而 殿下之不誠不禮如此世有深識遠覽之人廉恥自重之士則孰肯以踈淺不密之交輕試於疑信未決之地卒自取顚頓狼狽之羞哉雖有勉而趍承者必將人無固志皆懷顧瞻此爲必亡之兆而 殿下有以啓之也 上褒以切實顯命又上萬言踈一曰變化氣質二曰和恊壼內三曰教養東宮四曰肅清宮禁五曰操切近習六曰屛遠玩好七曰撙節財用八曰容受直言九曰謹守法典十曰愛重官

爵十一曰消破朋黨十二曰禮使臣隣　上
優批嘉奬仍謂承旨曰此䟽中可以施行者
分付後還入留中停筵之暇當乙覽也承旨
宋寅明曰顯命䟽操切近習之言尤爲切實
宣廟朝乳母乘屋轎入闕中　宣廟命撞破
其轎至今傳爲美事　孝廟引接諸臣之際
掖隷輩皆面無人色　祖宗朝防閑近習如
此此　殿下家法也　上稱善○時天久旱
遣官禱雨者三亦不雨　上遂親禱太廟不
御輦不御傘越二日又親禱于社壇命減儀

仗御步輦入神門教曰百官皆步從今茲之
咎寔在于予予亦當步乃步至齋殿臨祭雨
下如注命親行齋謝祭回鑾時駐蹕惠政橋
䟽釋金吾典獄捕廳輕囚各衙門拘留罪人
八道兩都輕囚亦命放釋○九月命蠲湖南
尤甚邑舊大同及身布又命減田税之半時
湖南御史李匡德自果川以諺書榜諭流民
使之還鄉流民等不肯曰歸將何食又何以
納徭役也仍相對痛哭筵臣白其狀故有是
命○王世子行嘉禮戶曹判書李台佐請以

嘉禮時所用髢髮依例分定於咸鏡道 上
閱其弊命減其數過半○冬十月朔 上御
仁政殿受百官賀大赦以 世子冊嬪也
上謂諸臣曰國有大慶民不蒙惠則非與民
同慶之意也須日次對已以田稅蠲減有下
教者何以則能使實惠下究乎領府事李充
佐曰今國儲罄竭訓局兵料不能給地部貢
價亦不能繼願深量焉 上曰至愚而神莫
如百姓百姓豈可欺乎且大同之減只行於
三南則五道之民必將缺望不可不均施三

南尤甚邑大同每結減三斗五道尤甚邑身貢身布例減之外又減四分之一戶曹參判趙文命上疏以爲大同獨減之惠只歸於有田之富戶不及於無田之貧氓若欲均施莫如減糴 上然之遂命減八道今年糴穀之耗○判義禁吳命恒奏曰鞫獄緣坐之人方定配所而母子兄弟散配各處相去絶遠雖此輩不無可矜取考本府謄錄則或爲奴一邑或編配隣邑至若官婢之率畜而入於緣坐者定屬遠地則失所饑餒無寧還屬本邑

仍爲使役似或合宜 上曰渠輩雖犯罪妻孥非辜況賤蓄之類乎遂許之○十一月壬戌冬至命停次對教曰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又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是五陰之下一陽甚微故安靜以養之也人之善端萌動正如此耳昨講天道章今逢陽復日遇時而感次對退行豈無交相儆戒之道乎歷觀前史享國久長者仁厚立國故孟子曰不嗜殺人能一之蕩平然後和氣可召和氣召然後朝象可靖朝象靖然後生民

可安今之國即 祖宗之國也諸臣即世祿之臣也生民是 祖宗赤子亦諸臣乃祖乃父之同胞也於蕩平則心常思之曰如是而後國安臣道當然於元元則心常思之曰同胞困瘁即余困瘁克祛物我如恐不及蕩平何有濟民何有嗚呼草木羣品咸有陽生之意哀我赤子獨有無生之心言念及此寧欲無聞此皆寡躬修省處而略示交勉之意○

十二月 上將以明春進宴于 慈殿命以賑廳米八百石劃給進宴廳以補宴需而外

方分定之弊一倂蠲減〇命賜衣資藥物于
宮城入直軍卒時天寒軍多凍傷故有是命
〇時鏡夢之黨潛釀逆亂煽動誑惑遂以凶
言掛書於全州場市全羅監司鄭思孝狀啓
封進 上曰匿名書投諸水火載在法文雖
父子不得相見則如此凶悖之書何至於上
聞乎命政院火其書承旨鄭錫三奏請譏捕
上曰譏捕則適中其凶計遂命勿爲譏捕〇
教曰諸道進貢之物 先朝旣釐正而其弊
尚多 慈殿嘗下教曰雖以鹿脯言之內入

則無用在外則有弊停之為宜且凡進上皆令減半 慈殿德意如此其在養志之道固宜仰體朔膳及正朝物膳問于厨院別單書啓當付標減下於是八道貢膳之有弊者舉皆蠲減焉

國朝寶鑑卷之五十八

國朝寶鑑卷之五十九

英宗朝三

戊申四年春正月教曰濟州是絶海遠島凡於
方物進上自 先朝每加軫恤 慈聖必欲
除減其在養志之道宜即奉承誕日外正朝
冬至方物其令姑減○上詣太廟展謁 王
世子嬪宮隨詣行廟見禮○行晝講知事吳
命恒請依 肅廟朝舊例令講官坐講 上
可之○知經筵尹淳言我朝常參 祖宗朝
美制而廢閣已久矣頻御常參飭勵羣工亦

爲修明國典之一端 上曰在上者躬自勤
政羣下豈不感發警飭乎自今定式每月朔
望設行若値國忌及有故日政院稟啓○二
月文學趙顯命撰進祖鑑於東宮 上親製
序文命侍講院刊印弁卷○夜對講罷侍讀
官趙顯命曰 殿下在東宮聖學已有造詣
臣之登筵今幾五六年矣未知聖工方至何
境界乎 上曰予之自期則恥爲凡主但無
實下工夫故其應僅止今日之政治以上蔡
名利之說觀之自不覺感慨也輔導之責惟

望於經幄之臣○上行次對晏罷未及召玉
堂開講玉堂趙顯命李宗城進故事略曰次
對之罷午漏才下盡日省中冠服以待準擬
芹曝而夕鑰已鎖宣召尚靳萬幾之餘固知
少暇而三講兩對一併廢却顧不有歉於惜
陰之工耶　上手書賜批曰今觀書進故事
深嘉誠焉以大禹之聖猶惜寸陰況欲效三
代者乎勉戒之言亶由愛君特以手筆答之
示予嘉尚之意○戶曹判書權以鎮奏曰新
生翁主房買海嵩尉家賜牌之地而其地曠

廢為民耕食已經累世今若自國家奪民田地民何以支大抵治道自家而國未有家不齊而國治者也生民倒懸若此而大臣以下置之度外　殿下講論文義而已民憂國計未有講究者法筵之上未聞違拂舉皆賛揚臣不勝慨然　上曰所陳嘉矣然卿未嘗仕於朝故不知者多宮家折受之法自古如此年未易釐革也至於經筵將欲成就君德卿不知先後之序矣以鎮對曰國家設法筵將以成就君德而舉皆賛揚臣雖鄉闇未聞以

賛揚成就君德也折受之弊已極而又復買入民田民何以堪 上曰非以卿言為未安其眷眷之意則甚嘉但此非國家買之也以鎮曰雖自宮家買之宮家之主非 殿下耶上曰戶判欲盡職然惟不知故其言如此也後日宋寅明復以為言 上曰漢帝有言予子敢與先帝子等乎即今國用蕩竭每事撙節新翁主宮例給者予欲以折半與之在上者節儉則化行於下進御衣服雖用木綿豈不可乎予意本如此日昨戶判以為自國家

買民田土罷對後心甚不平忽思之若因一時厭聞而以其言為非則後世將以予為何如主耶今皆釋然不介意也海嵩尉家世傳外與民相訟者其令出給○三月 上與東宮展拜毓祥宮王堂上劉言聞潛邸贊御之屬丘史之賤為謁見來待於行殿云賤穢之蹤不可以近肅敬之地況東宮方隨駕尤宜戒存於非禮之視顏即麾出批曰隨事陳戒予庸嘉之予雖學問未深豈有如許之事今聞宮屬不敢在家來在廊底云故即命出送

而另飭此後矣時 上孝思追感淚濕龍袍
而堂劉適至虛襟賜批如此○奉朝賀崔奎
瑞以急變求對 上引見于熙政堂先是逆
一鏡虎龍伏誅弼夢等諸賊悉搒棘其徒自
度逆節難容於覆載間弼夢從父弟弼顯一
鏡之子寧海虎龍之兄時龍等與沈維賢之
為鏡夢腹心者締結己巳罪死人閔宗道李
義徵子著孫及諸失志怨國者講張凶言誑
惑人心推嶺南賊李麟佐鄭希良為元帥李
有翼李河為謀主平安兵使李思晟倡亂於

西摠戎使金重器禁軍别將南泰徵和應於内欲以是月二十日犯京推戴密豐君坦蛇糾蚓結醞釀頗久朝廷漠然不知至是奎瑞方退居龍仁龍仁人安鏄夜詣奎瑞言與隣人張欽率其黨從賊起兵勸奎瑞避亂遂逸去奎瑞大驚即疾馳百餘里夜至都門外先以書通于諸大臣明曉遂與諸大臣卿宰承命入侍諸臣或請徵兵圻甸　上不許命諸軍門分守城門津渡且送軍校詗察賊情陽城振威安城龍仁四邑守令悉擇武臣換差

儒臣吳光運洪景輔李宗城等勸大臣力請
親鞫三軍門扈衛 上許之○上御仁政門
親鞫安鎬初崔奎瑞既失安鑮獨自馳至都
門外路逢鑮兄天文學教授鎬及其奴莫實
送備局取招至是 上親問鎬始得賊情蓋
遣假都事爲拿張欽到陽城遇賊被逐而還
召問其同行捕盜部將李行彬則言賊兵馬
步數百屯聚陽城九萬里村閭盡空當是時
水原府使宋真明械送上變人鄭觀賔陽城
出身金重萬自賊中馳詣訓局陣前上變諸

急書及軍門詗察將校踵至 上乃命兵曹判書吳命恒為四路都巡撫使朴纘新為中軍朴文秀趙顯命為從事官使率京營兵徇安竹南下問罪賜命恒甲冑尚方劒諭以中軍監兵使以下諸將不用命者以此從事以李海迪朴東樞為繼援將率京營兵及關城府馬兵為都巡撫後援○命備局諸宰皆會備局議事大司諫宋寅明大司成朴師洙刑曹參議尹容入處闕中○以張鵬翼為鎮禦大將鎮北漢城下以防西憂鄭纘述為捕盜

大將詗察非常李廷濟為京畿監司防守漢江銅雀津金東弼為經略使開府南漢分兵遮截龍仁等諸要路俞拓基為楊州牧使兼東路鎮禦使領兵進守鼓巖金在魯為忠州牧使兼湖西安撫使控扼鳥嶺等處尹淳為監護諸軍使察嶺扼分兵防守○命黃海監司金始㷜率三千軍遮守洞仙嶺兵使元百揆率親騎衛三百人遮守青石嶺待思晟就拿後罷兵○賊權瑞鳳李麟佐等合兵詐稱行喪營葬以喪車載兵器潛入清州城中乘

夜斫殺兵使李鳳祥軍官洪霖突入抱持欲
以身代之賊并殺之又執營將南延年脅降
延年罵不絕口遂死之虞候朴宗元降于賊
於是麟佐自稱大元帥僞署瑞鳳爲牧使申
天永爲兵使宗元爲營將傳凶檄於列邑白
聚兵馬散營府財穀大犒賞徒黨○命訓御
兩營擇將校二人分領精砲一哨留屯灘陰
津上下搜撿船隻行人以防非常從都巡撫
使吳命恒之請也○上聞南延年等死嗟歎
久之以疾風勁草褒其節命贈延年兵曹判

書旌其閭其子德夏加資李鳳祥子漢弼陞品弁起復從軍號復讎將尋命贈鳳祥賛成旌閭○命起復咸原府院君魚有龜入處闕中○都巡撫使吳命恒捷書至初命恒至振威聲言將趍稷山密令軍中徑至安城賊麟佐陣于青龍山上建紅傘以白旗指揮命恒令中軍朴纘新領馬步軍五哨乘東北風仰攻之官兵斬賊將宗元懸旗竿鼓譟以進賊氣奪不能支欲南走命恒又設疑兵以截其歸路賊兵益縮四潰官軍追斬百餘人遂移

兵向竹山遇賊列帷帳椎牛釃酒將犒饋命恒懲前日仰攻急麾軍上嶺從西風馳下峻坂旗幟皆拂拂有聲賊兵大潰官軍合圍掩擊斬獲甚多遂生擒賊麟佐瑞鳳等幷函宗元首令徧裨獻京師 上御敦化門樓行獻俘受馘禮○上手書志確功高四字賜吳命恒仍諭之曰昇平日久不知兵戰之如何卿本文宰不閑武事而半夜帳殿慷慨請行豈意數日之內連上捷報乎可謂功耀一世名垂竹帛矣凡諸應行之典凱旋後當舉行而

連歲游飢之餘遭此兵刃念我生靈何以支
堪卿既帶巡撫之名安集流民勸農賑恤等
事着意舉行農糧種子之艱乏者毋論內司
勾管便意分給民人中捕納賊徒者分等啓
聞以為先賞之地而屢日暴露軍兵必多傷
焉言念及此玉食奚安以此意慰勞將校軍
卒○命抄各鎮兵歸農 上教曰湖南小醜
次第就戮勸農之政不可少緩况民不知兵
久矣多日暴露病傷亦不可不念黃海監司
所領軍長湍防禦使所領馬步軍與松都馬

兵出征外一哨並先罷遣鐵伯所領衿果陽安四邑兵楊牧所領軍兵春川防禦使所領馬步軍並折半罷遣南漢巡撫使所領各邑軍官軍兵水原摠戎使所領馬步兵始以十哨輪番不緊雜色罷遣許鼎所領南陽軍擇其精兵限五哨留率其餘罷遣而所留五哨聽都巡撫節制繼援將朴東樞所領御營鄕軍松都馬兵與雜色標下之類亦聽都巡撫節制都巡撫所領鄕軍父子兄弟俱在軍中者及無率丁單身疲癃老弱區別先爲罷遣

○下都巡撫使吳命恒所上賊中都目命大
司諫宋寅明弘文正字李宗城區別抄出送
都巡撫使處置○上進侍衛將士諭曰應犯
惡逆者自有三尺不可貸而至於親戚故舊
則予不有一毫疑阻之心今此入侍將士中
亦豈無親舊之犯逆者而平日不料其為逆
與之相親不是異事今若自懷疑懼非予之
本意也予雖涼德豈丁寧面諭而貳之哉今
玆下教之後雖逆賊之近屬應坐之外亦當
蕩然洗滌不以為疑爾等體此安其心盡其

職○慶尚監司黃璿檄右防將星州牧使李
普赫左防將善山府使朴弼健發兵討賊普
赫入陜川郡執從賊僧海琳許以償死復入
賊中與星陜將校夜絶賊幕竹索掩殺之弼
健兵先據牛旨嶺昆陽郡守禹夏亨領兵亦
會遇賊揮旗大號賊兵一時盡潰遂執熊輔
希亮崇坤世奎等夏亨盡斬之璿啓言普赫
弼健破賊狀論夏亨徑斬諸賊之失○夏四
月都巡撫使吳命恒軍還　上御崇禮門遣
承旨勞問馬步軍曰因予否德使汝等暴露

月餘錦王靡安賴汝等戮力掃平凶賊王師遄返予心喜幸曷其有極遠路驅馳必不無所傷予甚念之到闕外受犒饋宜即歸家尋見父母妻子仍行獻馘禮命恒以金胄紅甲跪進賊魁希亮熊輔崇坤三首級於壇下判義禁金興慶受而陳於壇上領兵曹事李光佐受馘後上樓復命　上命並懸竿令軍中奏得勝吹打命命恒入侍執手慰勞遂還宮命恒及出征中軍別將命入侍宣政殿宣醞出征軍卒犒饋於闕門外越三日壬寅　上

御仁政殿受百官賀頒教中外教文曰亂賊何代則無未有今玆之兇變陰沴不日乃掃載見區宇之清夷肆播用亶之渙音庸飭莫大之新慶粤予寡德叨此洪基以常性責人曾不疑乎為逆謂溪朋禍國期必臻於同寅然惡種錮廢之猶初抑醜類鑑別之難盡名義大案數族之怨詛彌深教文兇言一賊之誅討已緩終致羣不逞之合締敢乘久無兵之時幾一有跌蹉幾乎顛覆與言及此痛心柰何逆賊麟佐熊輔暨觀孝羲徵弘溥之至

親宗道彥良之遺孽均鍾厲氣果梟音之不悛久蓄陰圖若獸窮而反噬猘顯有翼鬼蜮面貌豺豕心腸郗超為賊温之賓當時莫察秘跡越椒餒若敖之鬼今人蓋無明知交結中外無賴之流主張終始不軌之事泰徵思晟或藉勳舊而襲爵或由蠹徽而發身摠周廬宿衛之軍那知祿山之反相居代谷精兵之屢反啓陳豨之兇心維賢希亮地處何如祖烈猶在忘朝廷視遇之眷與廢族而通交倚鄉里豪右之權脅蚩氓而思亂雖世變無

不有矣在竪子亦何誅焉最是弼夢歷事三
朝位至二品陰謀秘計之是主悖子有寬逆
膓凶肚之相關死友則鏡雖國人皆曰可殺
而天地本自好生從島置而陸移何須汝叛
不天視則地畫惟怨國心肆皆外盜內應者
十慝著其脅從附麗則千數醞釀蓋久實倘
於賊臣不道之辭排布轉深多出於罪人伏
法之裔玆乃賢做窮凶極惡之說剏作亂階
翼爲雄唱雌和之徒稱謂謀主潛偷火藥誣
牒反誘於燒灰各出家丁凶圖至議於夜發

原其首尾之相應實是覆載之難容於是爲觀孝匿影藏蹤攘臂稱首詬天罔極貫鏡賢而同根視國如無嗾翼順而揭榜鬼神昭布汝持此而安歸綱常未殄人皆憤而欲食推戴自有指目將欲何爲約束已定日期吁亦叵測先遠是仗藏轂下之羌胡人犨亦從資賊中之貨物噫彼徵賊忍負國恩訓將寨自代之云罔非覬覦之意元龍台相字之語益見綢繆之形此特資籍其將兵若夫指揮則在嚴居賊适用倭之地託勤王而伺機襲逆

竪服胡之謀擬刼衆而稱亂不牙則摳燒為
用聲息則弘徧與通策之以火攻都門敎之
以兵連海陸事未發而急變先上獄才成而
警鄰俄傳麟熊及亮果竊發於上黨城中又
嘯聚於頭流山下淪陷我郡邑城守陰賊我
節鎭帥臣蓋或先或後分據湖嶺而僞稱元
帥以凶關凶檄下為欺誑而上肆悖誣靡然
極徼之輸誠痛矣宗元之屈膝事既棘急毒
鋒遂及於左畿勢甚鴟張叛氣滋熾於南服
顯乃稱兵於下邑夢亦脫身於囹山直犯完

府高城半夜馳至自稱銀臺長席白日恣行
四路之寇戎並與古有是否百年之世族多
叛予實痛焉繹騷殆空於里閭安危實迫於
呼吸幸我夏卿之自奮遂致天討之用張三
軍引拳舉懷必死之志羣盜奪魄長驅無前
之師安竹之捷音繼騰昌陝之賊陣自潰渠
酋悉歸於斬獲逋逃莫漏於捕追振旅鳴鐃
一卒無不備之歎臨門受馘萬民有爭覩之
歡至若在鞫之諸囚並伏肆市之常憲先事
而剪其戎莽惟大老其忠一舉而蕩其孤叢

繄上將之力已將逆賊麟佐熊輔希亮觀孝弼夢弼顯思晟泰徵維賢有翼崇坤崇大河志仁光遠德裕樞文著培順觀翼觀宗元涵敬瑞鳳瑞麟鐣世弘僉晩致胤祖熀師寬烶世能世樞等俱凌遲處死籍沒緣坐入燁㮒臧等處絞弘觀王成溢日佐等只誅其身逆賊一鏡亦追正大逆律訖干戈之從事久濶不幸及茲鈇鉞之飾威無前豈予所樂重念黎庶之失業爾覺寢飯之靡甘然而憤洩神人實賴宗社之洪福歡均動植寧靳霈澤之

同宣惟前後絲綸之頒予方懋於置腹雖註誤反側之類爾豈憚於革心本月二十二日昧爽以前雜犯死罪以下咸宥除之云云於戲靜言思之厥有由矣噫蠻觸之互鬬致國危亡倘干戟之重尋非我臣子敷心腹而誕告庶乾坤之一新大提學尹淳撰也　上下教略曰眇余寡躬叨守丕基四載于玆誠不足以感孚臣庶德不足以惠恤小民以歲則荐饑以民則塗炭以政則因循姑息以賦則侵及白骨以朝則干戈相尋以宰則貪風轉

甚以務則玩愒度日以俗則奢侈日盛玆豈
在他由乎寡躬乃今亂逆肆橫延及三路幾
徼呼吸安危一髮幸賴元老效誠陰謀先發
元惡大憝一從授首此實皇天　祖宗眷顧
東方豈予凉德之致乎嗚呼凶鬼巨慝自干
天紀而若夫脅從之徒詿誤淪陷原其本情
豈不惻傷玉石難分被逮傷刃哀我　祖宗
撫恤之赤子平時不能發一政而濟之臨亂
亦未救於鋒刃君臨于上心豈安乎況今亂
離甫定流離未返保之安之豈緩晷刻咨方

伯守令安撫繡衣諸臣體予哀痛之情安集勞來及時耕耘列邑將士為賊驅使者予皆蕩滌其或立功自效將施厚賞設令與賊同事其能洗濯自新予當涵覆如其稔惡既久迷不知返是乃自絕後不可悔明告洞諭使各知奮至於橫罹兵刃之類訪問收瘞令本官顧恤其家安竹清州之戰積屍遍野令本官附近邑勿煩民力收聚掩土軍兵屢日露處傷病者必多其令諸邑亦為訪問給醫藥救之王政自近及遠貢物應下之價從公上

下無使小民有無價之役嗚呼若欲圖治其
要惟才是用隱居行義才德高遠者諸邑守
令採報道臣狀聞于朝賢良方正博通墳典
之流亦為馳啓鰥寡孤獨不能自活者京兆
列邑各別顧恤士夫年八十以上者守令就
門存問小民年九十以上者遣吏顧問令畓
為國立節人訪問啓聞旌表門閭荐飢之餘
又此兵興宜自寡躬益加節約上自乘輿服
飾下至百司不急之費自廟堂商量停減稟
旨舉行安竹清州安居咸陜令廟堂移給還

穀那移軍器與夫安集撫恤等事分付道臣御史舉行三南國家根本之地嶺南比兩南尤大一希亮亦一世變豈有再希亮乎道臣御史須體至意令各安心無使先賢遺風隆落嗚呼朋黨之弊今不疊言以 宣廟駐龍灣時御製詩敬誦於今日銘佩予言同寅協恭予未能挽回世道則是予不自新之過也不悛舊習使其君孤立於上是實卿等之自負也念義理之晦塞愍生民之嗸嗸感慨切而戒懼深自政院倣予此意代作大誥使中

外戚知○録奮武功臣十五人以吴命恒為
一等封海恩府院君拜右賛成其餘二三等
進秩封君有差初 上欲以崔奎瑞為元勲
筵臣有言非其志者 上教曰以勲名加之
於致仕元老非敬禮之意也手書一絲扶鼎
四大字命該曹閣藏于其第名以御書閣○
五月大臣請以前後逆節作為一通冊子如
古适變時西征録 上可之命宋寅明朴師
洙撰勘亂録六卷○命祭畿湖民死鋒鏑者
上親製文設壇遣官祭之○秋七月 上行

會盟祭于景福宮神武門外還御仁政殿頒諸功臣軸券引見諸功臣慰諭○儒臣鄭羽良言逆賊麟佐子年五歲能作劒舞狀若不早為之圖則不無後慮囚之獄待年殺之宜矣上曰法一低昂奈後弊何囚獄待年非王法也國朝仁厚之風壞矣○教曰古語云師旅之後必有大歉冷雨成霖致此極備兩東朝御供外供来限十日三分減一○九月嶺南御史李宗城還奏曰東萊絶影島為新生翁主房折受之地而其島切近倭舘非所

以示外國也　上曰分付内司罷之○進宴
于　大王大妃越三日進宴于　王大妃宴
需務從節約遵　慈教也命賜士夫年八十
以上庶民年九十以上酒米魚肉有差○趙
文命奏曰嶺南禁衛軍之上番者陜川軍八
十名雜焉本道他邑軍以陜川軍前日從賊
不欲與之同番脅從罔治雖有聖教既是從
賊之類則宿衛重地使之入番亦非萬全之
道也　上曰王者一視之道既使之視若平
人業已上番而又復分界不令入番其心嘗

如何也宜曉諭他邑軍使之同為入番○冬十月司經李宗城白 上曰內宴非女樂則不可以為樂故女妓選上及於外方然其為非禮之視大矣東宮春秋方富正當蒙養之時尤宜致謹而不審 殿下於非禮之視果無所動否乎 上曰每當內宴春宮入侍故自前春坊例有陳戒此雖近於文具其在愛禮存羊之意不可廢之而今則未聞此等語予用慨然古有韓休知否之言儒臣若入侍則必有云云矣予學問雖淺豈動於女樂乎

雖然難制者心勉戒之意好矣

己酉五年春正月下綸音于八道兩都飭勸農

○右議政李台佐以節用愛民之意陳勉

上曰予之病痛豈不自知因循不振作最是本症向者承宣以弘毅二字勉戒其言切中予病至今不忘其後臣僚有論予病痛者未嘗不悅聞古人云清心莫如寡欲愛民莫如節用今卿憂勉之言皆當佩服○工曹參判趙顯命請以 宣祖龍灣 仁祖南漢時事存諸 聖心凡豐豫之舉務加裁損 上曰

予朝夕數器療飢而止衣亦禦寒而已齊太
祖云使我三年爲國當使黃金與土同價蕭
道成事雖不足稱而其崇儉之志亦美矣○
司諫李世璡上疏論執義朴弼周掌令梁得
中累月不奔哭 孝章喪 上以辱山林侮
儒者削黜世璡玉堂言其罰太重 上曰臺
臣以招徠山林勸上職耳世璡反欲鉗勒之
可不嚴處乎待遇山林是我 列朝家法國
脉維持實由於扶植儒教予意固有在也○
二月行名對引見宗簿正梁得中得中言近

来虛僞成風河間王德即漢之賢公族其言云實事求是真格言也　上命承旨書四字以入後數日行晝講特進官趙顯命以士大夫名檢廉恥風節之大壞皆由　上受言之量不足也　上曰昨年夏秋以来不聞卿言久矣今聞藥石之言非卿誰爲予言日者梁得中實事求是四字大書揭壁卿視之也○趙顯命奏今番逆賊既是稱兵犯闕故妻妾兄弟有坐誅者後若援以爲例則其流之害甚大宜明爲之防　上命逆孥非舉兵者妻

妾兄弟無坐誅又教曰晋有王導王敦豈以
一人而棄一族置人於似逆非逆之中其令
一例調用○夏四月户曹啓言安邊金谷多
産銀請開礦採取 上曰唐權萬紀職御史
以採銀爲請非引君當道之義也太宗以爲
與其得數百萬緡不如得一賢才可謂得帝
王之體其已之○六月 上引見清州牧使
趙駿命駿命奏曰古人以經亂之民比之新
植之木初飛之鳥臣當仰體 聖意以撫恤
爲先而本州舊逋綿布爲二十三同米爲一

千四百餘石而此皆責徵於逃故者之隣族
待其蘇完責徵便也 上曰昨年逆變出於
其地雖先猛後寬可也而纔經變亂不無疑
懼之心今當先寬後猛也賊入清州先以減
役誑誘愚民至於開倉賑給雖盡誅之可也
而原其情則不過為賊所欺實為哀矜令廟
堂稟處駿命又奏曰逆徒漏網者因事發覺
則請與兵使營將按治 上曰漢光武令反
側子自安雖安陰居昌之人不可盡誅清州
當用脅從罔治之政如爾言一境豈無疑懼

之心乎輕者曉諭之重者自本州治罪後報營狀聞○禮曹參判宋寅明奏曰咸鏡道八陵參奉以本道生進差出而仕滿則遞甚可矜悶以濬源殿參奉一窠作八陵陞遷階使本道擇差陵官滿三十朔報仕吏曹陞濬源殿參奉以開北人蔭仕之路便也 上允之仍命不能任職者道臣論罷○教曰我國之弊一則科舉二則政事三則考績也以舜之聖亦且三考黜陟一考何能詳知道臣守令久任然後可以有成矣○秋八月咸鏡監司

啓言水灾漂沒近千人　上命給嶺南穀一萬石關西錢一萬兩以李宗城爲安集御史往賑宗城曰嶺穀海運遲速難期嶺東穀物先爲取用以嶺南米計數還償便也　上許之仍下別諭曰北路以興王舊地自　祖宗朝曁我　先王其所眷顧非比尋常粵予嗣服之後德未能化育恩未能遍及四年之間水旱風霜無歲無之至於今年水灾亘古所無古人以一夫之不得所若撻于市況數千里生靈顚連丘壑予別遣慰諭安集御史李

宗城慰撫勸集其他賑救之事丁寧面諭使可以濟民保民者便意行之漂流民家渰沒民丁恤典舉行示予傷慘之意仍命北道物膳限明秋減半今年則全減親製祭文命御史設壇致祭漂死人屍身拯得者令道臣瘞埋其妻子家屬令地方官顧恤○下綸音禁酒京外○命校書館印出三綱行實分送諸道使監營刻印廣布○九月 上以 太祖 太宗世宗文宗宣祖皆有實鑑而於 列朝俱闕爲慊欲纂補爲一通文字問議諸大臣

皆曰可於是極選有文學人以備編輯竟不
能成○冬十月司諫朴弼琦上疏言彝恳獅
子庵佛宇傍一間陋軒奉安　元宗神位稱
以顯堂不敬孰甚焉請令道臣親查撤去
上從之○右議政李㙫奏曰咸興紅疫大熾
死亡至五百餘請依丁亥例遣醫人持藥往
救允之○有虹變教曰涼德君臨德不能正
朝廷恳不能濟元元朝象泮渙生民困窮轟
烨虹見俱出閉藏之時今又陰虹貫陽戒懼
之極不遑寧處朝廷無敦厚之風耳目無直

截之氣廟堂不過應文細事風憲只事謄傳故紙犯分陵上京外皆然人妖物恠前後層出奢侈日甚競相慕效古語云宮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予若誠心惡之必不若此此亦予之過也君命召不俟駕夫子所行而近来無論廉隅輕重疾病苦歇輒以違牌為高偃在私室慢蹇成習君父攄腹心洞諭之後猶不感悟上下之阻隔如此豈能致天地之和氣聖人猶舍己從人取人為善況寡躬之不才凉德豈不求善言大小臣僚各陳所蘊直

予不逮言雖過中予不爲咎近密之臣代予草教自政府廣求直言用副寡躬之意○十一月御營廳採銅安邊　上聞之教曰銅採一開弊民大矣昔　宣廟朝因採銀之請以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下教聖意出尋常萬萬頃覽寶鑑欲爲下教今後特命停止以示予顧民弊之意○十二月領議政洪致中奏曰頃以世室事下詢矣親盡當祧之日始定世室永爲不祧之位例也而或不待親盡尊爲世室亦古今通行之禮也我朝則　孝廟

世室既有已行之典 成宗昇遐翌年諫院
亦上章陳請至於漢之高帝文帝世室之於
景帝元年古史斑斑惟我 肅宗大王臨御
五十年神功盛德書之史冊照人耳目一國
臣庶皆願尊崇盛烈以垂百代今於世室之
論豈容他議乎時原任大臣及玉堂繼請亟
舉縟儀 上曰 聖考深仁厚澤凡我臣民
孰不沾被不待世室可以永有辭於天下後
世然在予之心欲榮顯父兄豈待陳請而為
之命即擇日舉行於是遣大臣告廟 上御

仁政殿受百官賀頒教命蠲歲久逋欠

國朝寶鑑卷之五十九